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括異誌

第一卷

○宋州狂僧

太祖仕周日，尚未領宋州節鉞。時有狂僧，攜彈走荊棘中，顧謂人曰：「此地當出天子。」又，顯德末，一人青巾白衫，登中書政事堂。吏批其頰曰：「汝是何人敢至此！」其人曰：「宋州官家遣我來擒見宰相范質。」質曰：「此病心耳，安足問？」遂叱去。其後太祖果自歸德軍節度使受禪，遂升宋州為應天府，後號南郡（一名南郡，事具國史。）

○黑殺神降

開寶中，有神降於鳳翔府隍民張守真家，自稱玄天大聖玉帝輔臣，其聲嬰兒，歷歷可辨，遠近之民禱祠者旁午。太祖召至京師，設醮於宮廷。降語曰：「天上宮闕成，玉鎖開，□月二□日，陛下當歸天。」太祖懇祈曰：「死固不憚，所恨者幽、并未並，乞延三數年，俟克復二州，去亦未晚。」神曰：「晉王有仁心，曆數攸屬，陛下在天，亦自有位。」（時太宗王晉，為開封尹。）太祖命繫於左軍，將無驗而罪焉。既而事符神告。太宗踐祚。度守真為道士，仍賜紫袍。遂營廟於盤屋之太平鎮，神位次序、殿廡規模，一由神授。仍尊黑殺，號為翊聖。至仁宗朝，追謚守真為傳真大法師。事見《翊聖別傳》。

○來和天尊

刑部尚書楊公礪為員外郎時，常夢人引導，云：「謁來和天尊。」及見天尊，年甚少，粹穆之姿，若冰玉焉。楊公伏謁，天尊慰藉之甚厚。及覺，莫論其事。後章聖皇帝育德儲闈，尹正神州，楊公入幕，始謁而歸，語諸子弟曰：「吾適謁皇太子，乃吾頃夢來和天尊之儀狀也。」事在礪本傳。

○樂學士

樂學士史，景德末為西都留臺御史。嘗夢一人具冠服，稱帝命來召。共行□餘里，俄見宮闕壯麗，殆非人世。因問使者。云：「此帝所也。」既陸見，帝謂曰：「而主求嗣，吾為擇之，汝姑伺此。」少選，導一人至，氣色和粹，似醺酣狀。帝謂曰：「中原求嗣，汝往勿辭。」即頓首祈免者再三。帝曰：「往哉，惟汝宜。」遂唯而去。旁拱者謂史曰：「此南嶽赤腳李仙人也，嘗酣於酒。」帝急呼史至前，曰：「適見者，主之嗣也。」寤而識之。既而密以聞，具述所夢，曰：「宮中不久有甲觀之慶。」明年，神文誕聖。安退處士劉易嘗記斯事。

○司馬待制

故天章閣待制司馬公池，乾興中以職官知光山縣。秩滿，考績於吏部。時章聖臨御，一夕，夢引對於便殿，仰視黼座，狀甚幼沖。即覺，竊語交親，以謂改官之期方遠。銓司既質成課，將取旨，會真宗不豫，神文以皇太子監國，引見資善堂。仰視睿姿，一如所夢。（事見龐相國所撰《司馬公神道碑》。）

○後苑亭

嘉祐末，仁宗於後苑建一亭，題其榜曰「迎曙亭」。未幾，神文棄天下，英宗嗣位，則亭之名豈徒然哉？昔漢昭帝時，上林柳葉蟲蠹成字，曰：「公孫病已立。」霍光既廢昌邑，立戾太子之孫，是為宣帝，實名病已。唐宣宗晚年，長安小兒疊布蘸水，向日振之，謂之「拔暈」。懿宗果自鄆王嗣立。以今方古，事實符契。古語有云：「乾鵲噪而行人至，火花燃而得酒食。」此言雖小，可以喻大。況王者之興，豈無開先之兆也？異哉！

○衡山僧

嘉祐八年三月，衡山縣僧某來湘潭幹事，既畢，歸衡山。至中途宿逆旅，忽夢行道中，車騎戈甲，旌麾儀衛，去地丈餘，躡空北去。僧伏道左。少時既過，復前，又逢數騎，叱之曰：「安得犯蹕？」僧自疏得免，因問：「何官也？」曰：「新天子即位，南嶽神往受職耳。」僧既覺，明日至衡山，白所夢於邑令。令戒僧曰：「秘之，勿妄言。」後數日，聞仁宗遺詔至，考其所夢之夕，正月二□九日也。《金匱》云：「武王勝殷紂，大雪平地盈尺，旦日，有車馬詣軍門，行無轍跡。太公曰：『此四海之神泊河伯來受職也。』」因祀之，約束而去。」與此正類。（李時亮云。）

○南嶽真人

龐相國籍，既致政，居於京師。嘉祐八年春三月，公被疾，至下旬病革。一旦奄然，家人聚哭，數刻復生。翌日，命紙筆，屏左右，手書密封，俾其子奏。家人咸謂久病恍惚，書字不謹，遂寢不以聞。公既薨，發視之，云：初死，有人引導，令朝玉皇。入一大殿庭，排班，龐處下列。拜訖，有一人傳玉皇詔，云：「龐某令且歸，伺與南嶽真人偕來。」既出殿門，又有人前導，云：「當見南嶽真人。」復至一殿庭列班，龐居上列。捲簾畢，既拜，熟視，乃仁宗皇帝也。時神文久不豫，龐既復甦，覺體候小康，又聞聖躬亦復常膳，乃竊喜，故欲上聞。三月二□七日，龐薨。越一日，仁廟上仙。（進士時濟得之於教院主僧惠節。）

○會聖宮

會聖宮在洛都東八□里望仙橋，祖宗之神御在焉。嘉祐八年三月二□九日，晝漏盡，宮側之人見王者羽衛陳布道中，最後二人衣赭袍，張黃蓋，乘馬相次，至宮前乃不見。明日，宮門大敞，諸殿門鎖不鑰而啟，主事者大駭。少時，聞仁廟上仙。

○曹門謠

天聖末泊明道中，京師市井坊巷之人，凡物之美嘉者，即曰「曹門好」，物之高大者，即曰「曹門高」，耆壯童稚無不道者。景祐初，神文詔冊曹王女孫為皇后。曹王為國功臣之冠，雖珪爵蟬聯者三世，泊作配宸極，居外戚之尊，可謂高且好矣。王輔藝祖定天下，降蜀平吳，抗醜虜，破強敵，將百萬之眾，未嘗妄殺一人，宜乎後裔之興也。唐郭尚父功蓋天下，位極人臣，侈窮人欲，壽登耆艾。人謂報施之道，由或歉然。至暖女為憲宗元妃，歷七朝，王居母后之尊，人君行子孫之禮。唐史臣謂子儀社稷之功未泯，復鍾慶於懿安焉。以曹氏之餘烈，近之矣。

○陳靖

陳靖，字唐臣，鉅野人，少儻有氣節，通《詩》、《易》。嘗從范諷、石延年、劉潛遊。景祐五年，以進士特奏名得三《禮》出身。薦為邑佐，皆有能聲。稍遷孝感令，以公事忤郡太守，輒致所事而去。即日僦舟東下，隱於葉山。未幾，詔下，以太子中舍致仕。值歲荒，徙家京師，賣藥自給。朝之公卿多故人，踵門者輒避去。或遺金帛，即散道士、丐者，未嘗有所蓄。與其妻孔氏皆學辟穀，往往經歲不食。嘉祐四年，思武陵山水之嘉，盡室出彼。王介甫高其行，以詩送，有「知君欲上武陵溪，水自東流人自西」之句。既至武陵，結廬於高梧。市居數月，喪其妻。自是不接人事，杜門稱疾，惟焚香誦《易》而已。六年七月□七日亭午，遽命其子庠具紙札，作書遺張郎中顛，曰：「近上帝以靖平生無詔，俾主判地下平直司，候天符下，即之任矣。」張時職江東漕運，得書以靖為病心者，不復報。是日，又躬為一書，封緘甚密，戒其子曰：「張公歸鄉，以此書授之，不可示他人及私發。違吾言，汝為不孝。」其子謹藏之。自是多為歌詩，皆有脫去世俗之意。七年□一月□二日平旦，謂其子曰：「吾數盡矣，後事一托張秘丞主之。」言訖而終。時張秘丞顛將赴官益陽，前一日與靖別，翌日得其訃，亟為辦喪事，葬於耆闍山之側。治平元年七月，張仲孚自江東還，其子庠捧父書號泣來獻，封緘如初。發之，其始末皆敘訣之辭，中乃云：「平直司必然失為議定皇嗣事，勿怪草草。」明年秋，英宗由大宗正為皇子，而靖於六年七月為此書，已有選定之語。由是知帝王之興，皆受命於天，默有符契，非偶然矣。此皆略取張仲舉學士所撰《陳靖傳》云。

○醴泉觀

祥符中，京師東南隅醴泉湧，龜蛇見其側，飲之者疾瘳。即其地營祥源觀，其後災，再加繕構，改號醴泉觀。熙寧八年，又易傾朽，薦加聖飾。功畢落成，命教坊伶人奏樂於庭。是日，真武影現於殿脊火珠中，其部從神官旂纛之類，望之悉具，京師奔走觀矚者數千萬人。（見陳虞部開云。）

○賈魏公

賈魏公昌朝先德，名注，嘗為棣州推官。公方在孕。一夕，夢緋衣冠者一人，自空而下，以巨箱捧貂蟬冠以獻，俄而公生。始數歲，先令公為瀛幕，公時在膝下。契丹數萬攻圍逾月，城甚危，守陴者聞空中神告曰：「城有中朝輔相，勿憂賊也。」數日，虜遁去，城卒無患。公自宰相出鎮，擁節鉞者垂二□年，官至兼侍中。若然，則貴賤之分，淹速之數，固由默定，世之汲汲於進者，無所不至，豈昧於居易之理乎？

○大名監埽

河自大坯而下，多泛溢之患，岸有缺圯，則以薪藁窒塞，補薄增卑，謂之埽岸。每一二□里，則命使臣巡視。凡一埽岸，必有薪茭、竹捷、椿木之類數□百萬，以備決溢。使臣始受命，皆軍令約束。熙寧九年，大名府元城縣一監埽使臣所主埽岸，有大鼃屢來齧岸之薪藁，似將穴焉，遂設弩射之，中首而死。是夜，夢一綠衣創首，謂監埽曰：「汝殺我，我已訴於官矣。」又月餘，病疽死。見二使者執之而去，曰：「汝嘗殺人。」監埽竊思之曰：「此必殺鼃事也。」行僅百里，入一城，使者曰：「吾有事，當先白所由司，汝姑止此，無他適。」二使既去，仰視高閣，金碧相照，有二神人守闔，如道士觀所謂龍虎君者。以姓名白之，乃引入。仰視其閣，有榜題曰「朝元之閣」，下見韓侍中稚圭憑几而坐，侍者數□人，若神仙儀衛。乃再拜訖。韓問來狀，遂白殺鼃事，因曰：「堤岸有決，當受軍令之責，非徒殺也。」韓曰：「汝亦何罪？倘見陰官，但乞檢《上清格》。」即出門，見二使者至，遂引到一官府庭下，果詰以殺鼃事。對曰：「某主埽岸，河流奔猛，漲溢不常，苟有決漏，則當誅。鼃敗吾防，不可不殺，乞檢《上清格》。」陰官取格，視訖，謂曰：「《上清格》云：『無益於世，有害於人，殺而不償。』罪固難加。」陰官命前使者引出，行□餘里，若墮晉井，遂寤。（事聞之於劉大卿襲禮云。）

○僕射廳

陳英公執中，初以左正言謫為中允，監永州酒稅，郡守常以諫官待之。間日，具肴膳，就其所治以延款之。英公即座，周視居宇，忽於棖栳間注目久之，顧侍吏曰：「見一牌否？」左右對以無睹，郡守而下皆曰：「未嘗有牌。」陳笑而雜以他語。及歸，家人怪而詢之，公曰：「宛見一金字牌，書『僕射廳』字。」公由是益自負。既而兩正臺府，竟踐此位。雖以司徒致政，然在仕之時，官為端揆。（進士魏泰呼英公為舅祖，得聞其事。）

○呂樞密

呂樞密公弼，丞相申公之次子。始秦國妊娠而疾，將去之，命醫工陳遜煮藥。時方初夜，逮藥將熟已二鼓，坐而假寐。忽然鼎覆，取諸藥品差銖末再煮之，俄以嚴鼓，不覺再覆。既而又煮，而加火焉。困甚，就榻。夢一神人，披黃金甲，持劍叱陳曰：「在胞者，本朝宰相也，汝何等人，敢以毒藥加害？」陳恐懼而寤，遂以所夢洩覆鼎事白於秦國，曰：「在孕者貴人也，雖疾，當無所損。」其後生寶臣。熙寧中，自樞密使出鎮而薨。（聞之馬城運判云。）